

沙土路

□ 厉彦林

每当我从宽敞、快捷的高速路上飞驰而过,我的思绪便不由飞回那曾经的乐土——童年走过的那条蜿蜒的沙土路。在那坑坑洼洼与泥泞里,曾经留下我多少充满童趣和希望的记忆!在我眼里,它已不再是时高时低、时平坦时泥泞的路了。它给予了我对路最原始最质朴的认识与理解,伴随着我一起成长……

那缠绕在乡间的沙土路,就像一根红丝线,牢牢牵系着游子的心,无论走得再远,无论何时何地。

记得我村那条沙土路一直通往

当年的人民公社。这路是什么时候修的已经无法考究,只记得走出很远还能看见老家院里的那棵老槐树。村民们赶集上店、走亲访友、下地干活,都踩着它。有很多人从蹒跚学路就开始走,小路上有几座小桥、哪里上坡下坡、哪里容易泥泞都一清二楚。乡亲们在一进一步丈量着小路中长大,不知不觉就走了一辈子。故乡的沙土路不起眼,路上是杂草、庄稼秸、荆棘、牛粪的集合体,两边灌木和杂草丛生,绿茵茵的草厚厚地铺在上面,

草丛里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花,火红的,金黄的,雪白的,靛蓝的……诠释着乡下人生活的艰辛与刚毅。在乡间生活久了的人,闭着眼也会踏着它回家。它是那么窄小,有的路段单个人走都要小心翼翼、避免滑到路下去,但在村民心里沙土路依然那么宽敞、厚重。

家乡的沙土路给我青少年时代留下了无限欢笑,也有丝丝苦恼和无奈。记得分田到户的初期,我们家首次有了余粮,父亲为了筹集我的学费,用小板车推上几袋粮食去

公社卖,半路上,一场大雨瓢泼而下,小路成了被搅拌的泥浆场。等父亲磕磕绊绊地回家,几袋粮食已经淋透了。当时,我就渴望家乡能早日修条宽敞平坦的沙土路。

沙土路没有水泥路结实的体魄,没有柏油路华丽的外表,但却透露出一股乡情,一份自然,一片温馨。沙土路是丰收的小路。深秋季节,金黄的玉米,金黄的谷子,金黄的豆子,睡在奔波于小路的手推车上,开心地蹦来跳去,小路便也被渲染成了金黄的。看看近处,

挺拔的玉米秆在秋风的吹拂下,向着忙碌的人们招手,告诉人们丰收的消息。举目远眺,一辆辆运粮车在小路上你追我赶,“唻唻”地冒着黑烟,向着丰收的村庄跑去,溅起几缕尘土,撒落些许金黄的谷粒。谷粒镶嵌在乡路上,点缀出沙土路的华丽与尊贵。

冬季走在沙土路上,倾听着寒风狂放的歌声,顿感一丝寒意。路边的花草早已失去昔日的美丽。西北风继续吹着,将凛冽的寒气带上乡间小路。小路,咬紧牙关忍受着,更显得精神,健壮。

人们大都留恋出生地,因为那里有生命的根。我也不例外。走在这熟悉而又陌生的沙土路上,看着田地里忙碌的人群,感受着这拂面而来的田野微风,听着那久违了的乡音,心里自然充满感动。

早先时,冬季是山村最闲适、最快乐的季节。

野外的庄稼收割完了,田野上空荡荡的,裸露着坚硬的、疲乏的土地。

村里的街边、空地上,堆满了一垛垛的柴禾。街道拥挤了,空地狭窄了,村子臃肿了。

太阳红红地从东边矮矮的山顶上冒出来了,街道上接二连三地响起了“吱吱呀呀”的铃声。开始做饭了,一股股炊烟从一家家烟囱里冒出来,漂浮在村子的上空,逐渐扩展弥漫。空气里充满了浓浓的饭香味。

十点多钟,街上的人慢慢多了起来,有人把粗糙的手交叉着袖在宽大的衣袖里,寻找避风朝阳的地方。他们靠着墙,对着太阳,坐在脚扎子上,拿着长长的竹竿烟袋,说着村中的陈年旧事。

小姑娘们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踢毽子,跳房、丢沙包、抓子

魂牵梦绕腊八情

邓荣河

“腊七腊八,冻死鸡鸭”。肃杀的寒冷和朔风中,有一种温暖的香气飘荡在北方人的唇齿间,飘荡在古老的民俗里。眼瞅着腊八节就要到了,小女儿缠着我讲有关腊八节的故事。我没讲腊八佛组成道,也没讲民间祭祀腊神的传说,只讲了记忆中那些永远洋溢着温馨的腊八节。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村,饥饿曾经是很多年笼在心头的一个阴影。记忆中,那时冬天出奇地冷。一进入冬天,我和弟弟就盼望着腊月来临。腊月到了,离年也就不远了,更令我们高兴的是,其间还有一个伸手可及的节

日——腊八节。那时家里虽然贫困,但在每个腊八节的早晨,母亲总会早早地熬上一锅喷香的糯米粥。当然,糯米粥中少不了我们爱吃的红枣、莲子。玉米粘在灶膛里哗剥作响,清贫的日子烧出了久违的欢笑。我和弟弟端碗守在灶前,垂涎欲滴。开始喝粥了,父母亲总会一遍遍从自己碗里挑拣出那些红枣和莲子,放到我和弟弟的碗里。多少年过去了,一家人围坐着小饭桌“咪溜、咪溜”喝腊八粥的情景始终鲜活在我的记忆里。

后来,生活好了,母亲的腊八粥也开始变得丰富多彩,红



枣、核桃、黑米、香米、葡萄干、红豆、小米等,样样俱全。腊八粥越来越好喝,但由于考学、工作、成家,我们回老家喝腊八粥的机会越来越少。名目繁多的聚会与宴请的背后,我冷落了太多——甚至冷落了温暖了我几十年的腊八节!生活中的我们,有那么多理由去游山玩水,去忙那些没完没了的各式各样的诱惑,却很少找一个回家看看的理由……

夜深了,我悄悄地拨通了弟弟的电话,我和弟弟相约——今年腊八一定回家,亲手为年老的父母亲熬上一锅腊八粥……

那时冬天

张友堂

儿……,不时发出一阵阵清脆的笑声。十几岁的男孩子们打柶、打陀螺,上身只穿一件棉衣,扣子解着,头上冒着热气。

吃饭了,村里响起了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声音拖得长长的,传到近处的悬崖、远处的山上,又返回来,在村子的上空重叠回荡,久久不绝。孩子们听到喊声,并不马上回答,直到母亲有些急了,才一边答应一边向家中跑去。

北乡里(寿光一带)的马车一辆辆地来了,它们来拉西南沟里的石板。马车多了,沟里满了,就在村边的路上排起长长的一溜。红色的、白色的、靛蓝色的大小不一的马引起孩子们极大的好奇。他们从村北到村南,再从村南到村北跟着看。

河面上结了厚厚的冰,成了孩子们的乐园。男孩子们在冰面上溜冰赶陀螺,女孩子们将冰面砸破,取出一小块冰来,砸得细细的,里边放上几块豆粒大小的小石头,哈着红红的小手,转成一个小圆球。在朝阳的地方,把细细的黄土均匀地撒在融化着的冰球上。球上的土越来越厚,里面的冰越来越少,水越来越多。再用一根细细的枝条,扎上一个小孔,把里面的水控出。冰化净了,土晾干了,一个土制的响铃就做成了。手一摇,发出“咯铃咯铃”的响声。

月亮升起来了,皎洁的月光下,孩子们聚在一起捉迷藏。街上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快的喊叫声。

晚上九点后,村子渐渐地安静下来。远远地传来狗吠声。月光静静地洒在谷垛上。

老孙头大学毕业的儿子领回来一位城里的对象,羡慕煞了村里人。谁说读书没有用?老孙头的儿子就是榜样。

要说老孙头的准儿媳,那可是没得挑。高挑的个子,细皮嫩肉,说起话来还有两个浅浅的小酒窝,连名字都洋洋气气的,叫陈染染。但老孙头却很悲观,傻儿子哟,城里的媳妇,那是咱养得起的吗?不要说人,现在,就是城里的一条小狗送给咱,咱也养不起。

老孙头心里装着家里的账本儿。儿子上大学那几年,自己和老伴儿全靠几亩庄稼地,硬撑了过来。如今种田机械化,家家都是拖拉机,方便得很,只有老孙头家里,最好档次的农具还是一辆十几年前的架子车。

愁归愁,儿子的婚事老孙头当不了家,两个年轻人黏糊着呢。这不,姑娘见了老孙头不再叫“叔”,爸爸长爸爸短地都叫上了。而且说好了,两人刚参加工作,婚事从简。房子两个人按揭想办法。不过对方亲家说了,你儿子娶我姑娘,这可是万里挑一,这见面礼可不能少。

亲家说得有道理,这些年农村也有这个风俗,结婚之前,男方家长要给未来的媳妇见面礼,一万零一元。那意思很明显,万里挑一嘛!

老孙头只好撕破了脸皮,把亲戚家借了个遍。可借来的钱数来数去,只有八千块。老婆子在一旁偷偷地抹眼泪,老孙头对着破电视干瞪了一会儿,忽然狡黠地笑了,对

老婆子说:“就这八千元,拿红布一包,亲家总不能当面数一数吧,等混过了这一关,我以后补上就是了。”老伴儿一听也不哭了,唉,走一步算一步吧,看以后谁家还让儿子考大学去?

终于捱到“见面”这天,两家人喜气洋洋地坐到了一起,儿媳妇陈染染给未来的公公买了一个手机,为未来的婆婆买了一副玉镯。老孙头勉强带笑,颤巍巍地把一个红布包塞给陈染染说:“这是你妈和我的心意,你收下吧。”不想,陈染染接过红布包,当着众人的面,大方地把布包打开了,很认真地说:“我听孙康说了,我们结婚见面礼的规矩是一万零一元,对吧,爸爸?”老孙头一听,脸“刷”地由红变紫了。都说城里的

姑娘有涵养,想不到一点风度都没有。老孙头痛苦地闭上了眼,硬着头皮说:“是这样的,你自己数一数吧。”看到老孙头的表情,儿子孙康不知原因,以为老爸真的高兴呢,对陈染染说:“钱不多,取个吉祥。”

陈染染一层一层把布包打开,一沓钱赫然在目,那是老孙头托村里信贷员专门换的新钞票。只见陈染染把最上面的一张一元钱小心地放进了自己口袋,把剩下的钱又重新包好,放在了老孙头手里。

“糟了。”老孙头眼前一黑。模糊中听到儿媳妇说:“爸,这一万,您留下,这一元呀,我拿走了。我这是万里挑一呢。”

拿着手中的红布包,老孙头恍若梦中,脸色又由紫变成了红。

□魏得强

万里挑一

家乡的菜窖

□朱玉富

时常,生活中不经意间触及的场景,便唤起一些恍惚的记忆。

深秋初冬,蜗居在城市水泥和钢筋浇注的楼房里,听到楼下不时有叫卖白菜的吆声,忽然想起几十年前在乡下居住的岁月。那时,每到这个时节,家家户户便开始张罗着腌制一家人来年的咸菜。除此之外,还要把自家地里、菜园里的地瓜、萝卜、白菜、芹菜、茺荽等一些秋菜送到菜窖里储藏,那是一家人的希望,也是一家人的必需储备。储藏好的秋菜能让全家人吃到来年春天。那时候的鲁中农村几乎家家户

户都有一口菜窖。菜窖择地而挖,有的挖在村外土坡的朝阳地方或房前屋后,有的则在室内,这样取菜更便捷一些。窖的内存大小因家中的人口多少而定。菜窖一般都在五六米深,有时为了相互间的菜不受影响还要在窖内的底部再掏出几个大小不一的隔离小洞,里面分放着冬季的主打菜:白菜、土豆、大葱、萝卜、生姜等。菜窖不仅环保、低碳,且防冻保鲜。窖口有个木质梯子还有个绳子,一头系在窖门口一头系在里面的一个筐把上,想吃什么菜了,下去后放在筐里,

然后提上来。为了安全起见,隔三差五的还要把窖口打开通一通风,排一下二氧化碳,有的人家还有一个用铁皮筒做成的烟筒状通风口。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那时一听到这句话就想到菜窖。秋菜被储存在里面,家里的主妇们心里就有了底儿。从入冬,特别是到第二年的春天,那些贫穷而单调的日子,因为有了一窖的秋菜而让人心里安稳踏实。挖菜窖在农村当时来说也是个大活啊,除了采石挖沙、盖房子扒坑,这挖菜窖也是个惹人的事,有时选不好地儿,就容易挖

上石头、夹砂子和水,前功尽弃。小时候曾听人调侃农村的大四大憋屈:挖菜窖,蹲小号(监狱),挨批斗,戴绿帽。可想而知,那时,挖菜窖是一个什么活儿。

现如今菜窖多数从农人们的生活里消失了。超市里,新鲜蔬菜的品种繁多,颜色诱人。南菜北种,温室大棚一年四季丰富着农民的餐桌。村民需要的,在恒温保鲜库、蔬菜大棚里都能找到。

鲁中菜窖,是贫困时期的产物,更是贫困时期农人智慧的结晶。